

223804

文史通義
校讎通義



中華書局印行

文史通義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輯校

杭縣 吳汝霖 校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是書原本大題章氏遺書下分題文史通義校讎
通義道光壬辰始鐫板大梁續粵東伍氏收刻粵
雅堂叢書中學者一見輒驚爲鴻寶但原板印布
頗少叢書本又例不抽印用是購置爲難今春菁
華閣主人議刻是書同志以校字許之因就原刻
覆閱一過猶有譌字所據既塙隨卽更正庶幾善
本與劣刻有殊也光緒癸巳季夏新甯趙天錫識

先君子幼資甚魯賦稟復瘠弱少從童子塾日誦
百餘言常形亟亟先大父顧而憐之從不責以課
程惟性耽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塾師所授舉子
業不甚措意塾課稍暇輒取子史等書日夕披覽
孜孜不倦觀書常自具識力知所去取意所不愜
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剖記以俟參考自遊朱竹
君先生之門先生藏書甚富因得遍覽羣書日與
名流討論講貫備知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
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乃知
一時創見或亦有闕天授特少時學力未充無所
取證不能發揮盡致耳從此所學益以堅定著有
文史通義一書其中倡言立議多前人所未發大
抵推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故於古今
學術淵源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易簣時以全稿
付蕭山王穀塍先生乞爲校定時嘉慶辛酉年也
穀塍先生旋遊道山道光丙戌長兄杵思自南中
寄出原草併穀塍先生訂定目錄一卷查閱所遺
尙多亦有與先人原編篇次互異者自應更正以
復舊觀先錄成副本十六冊其中亥豕魯魚別無
定本無從校正庚寅辛卯幸得交洪洞劉子敬華
亭姚椿木二先生將副本乞爲覆勘今勘定文史
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讎通義三卷先爲付
梓尙有雜篇及湖北通志檢存稿並文集等若干
卷當俟校定再爲續刊道光壬辰十月男華紱謹識

文史通義卷第一

內篇一

易教上

易教中

易教下

書教上

書教中

書教下

詩教上

詩教下

經解上

經解中

經解下

文史通義卷第二

內篇二

原道上

原道中

原道下

原學上

原學中

原學下

博約上

博約中

博約下

言公上

言公中

言公下

文史通義卷第三

內篇三

史德

史釋

史注

傳記

習固

朱陸

文德

文理

文集

篇卷

天喻

師說

假年

感遇

辨似

文史通義卷第四

內篇四

說林

知難

釋通

橫通

繁稱

匡謬

質性

黠陋

俗嫌

鍼名

砭異

砭俗

文史通義卷第五

內篇五

申鄭

答客問上

答客問中

答客問下

答問

古文公式

古文十弊

浙東學術

婦學

婦學篇書後

詩話

文史通義卷第一

會稽 章學誠 實齋著

內篇一

易教上

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詩書禮樂春秋則既聞命矣易以道陰陽願聞所以爲政典而與史同科之義焉曰聞諸夫子之言矣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知來藏往吉凶與民同患其道蓋包政教典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其教蓋出政教典章之先矣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各有其象與數各殊其變與占不相襲也然三易各有所本大傳所謂庖羲神農與黃帝堯舜是也歸藏本施農黃帝本由所本而觀之不特三王不相襲三皇五帝亦不相沿矣蓋聖人首出御世作新視聽神道設教以彌綸乎禮樂刑政之所不及者一本天理之自然非如後世託之詭異妖祥識緯術數以愚天下也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徵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徵吾得坤乾焉夫夏時夏正書也坤乾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徵矣而坤乾乃與夏正之書同爲觀於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憲明時同爲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夫懸象設教與治憲授時天道也禮樂詩書與刑政教令人事也天與人參王者

治世之大權也韓宣子之聘魯也觀書於太史氏得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春秋乃周公之舊典謂周禮之在魯可也易象亦稱周禮其爲政教典章切於民用而非一己空言自垂昭代而非相沿舊制則又明矣夫子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顧氏炎武嘗謂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太卜所謂三易因周易而牽連得名今觀八卦起於伏羲連山作於夏后而夫子乃謂易興於中古作易之人獨指文王則連山歸藏不名爲易又其徵矣或曰文王拘幽未嘗得位行道豈得謂之作易以垂政典歟曰八卦爲三易所同文王自就八卦而繫之辭商道之衰文王與民同其憂患故反覆於處憂患之道而要於无咎非創制也武周既定天下遂名周易而立一代之典教非文王初意所計及也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於道法美善無可復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象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後儒擬易則亦妄而不可不思之甚矣彼其所謂理與數者有以出周易之外邪無以出之而惟變其象數法式以示與古不相襲焉此王者宰制天下作新耳目始如漢制所謂色黃數五事與改正朔而易服色者爲一例也揚雄不知而作則以九九八十一者變其八八六十四矣後代大儒多稱許之則以其數通於治憲而著撰合其吉凶也夫數乃古今所共凡明於憲學者皆可推尋豈必太元

而始合哉著撰合其吉凶則又陰陽自然之至理誠之所至探籌鑽瓦皆可以知吉凶何必支離其文艱深其字然後可以知吉凶乎元包妄託歸藏不足言也司馬潛虛又以五五更其九九不免賢者之多事矣故六經不可擬也先儒所論僅謂畏先聖而當知嚴憚耳此指揚氏法言王氏中說誠爲中其弊矣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迹而非託於空言故以夫子之聖猶且述而不作如其不知妄作不特有擬聖之嫌抑且蹈於僭竊王章之罪也可不慎歟

易教中

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爲王者改制之鉅典事與治憲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矣許叔重釋易文曰蜥易守宮象形祕書說日月爲易象陰陽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鄭氏注易者撰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朱子以謂易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皆因文生解各就一端而言非當日所以命易之旨也三易之名雖始於周官而連山歸藏可并名易易不可附連山歸藏而稱爲三連三歸者誠以易之爲義實該義農以來不相沿襲之法數也易之初見於文字則帝典之平在朔易也孔傳謂歲改易而周人即取以名撰卦之書則王者改制更新之大義顯而可知矣大傳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謂陰陽轉易以成化生此卽朱子交易變易之義所由出也三易之

文雖不傳今觀周官太卜有其法左氏記占有其辭則連山歸藏皆有交易變易之義是義農以來易之名雖未立而易之意已行乎其中矣上古淳質文字無多固有具其實而未著其名者後人因以定其名則微前後而皆以是爲主義焉一若其名之向著者此亦其一端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憲象之爲憲也憲象之爲憲也欽明之爲敬也允塞之爲誠也皆先具其實而後著之名也易革象曰澤中有火君子以治憲明時其象曰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憲自黃帝以來代爲更變而夫子乃爲取象於澤火且以天地改時湯武革命爲革之卦義則易之隨時廢興道豈有異乎易始義農而備於成周憲始黃帝而遞變於後世上古詳天道而中古以下詳人事之大端也然卦氣之說雖創於漢儒而卦序卦位則已具函其終始則疑大撓未造甲子以前義農卽以卦畫爲憲象所謂天人合於一也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黃帝未作千支之前所創造也觀於義和分命則象法文宜其道無所不備皆用以爲授人時也是知上古聖人開天創制立法以治天下作易之與造憲同出一源未可強分孰先孰後故易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書曰平秩敬授作訛成易皆一理也夫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吾學周禮今用

之吾從周學易者所以學周禮也韓宣子見易象春秋以爲周禮在魯夫子學易而志春秋所謂學周禮也夫子語顏淵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斟酌百王損益四代爲萬世之圭臬也憲象遞變而夫子獨取於夏時筮占不同而夫子獨取於周易此三代以後至今循行而不廢者也然三代以後憲顯而易微憲存於官守而易流於師傳故儒者敢於擬易而不敢造憲也憲之薄蝕盈虧有象可驗而易之吉凶悔吝無迹可拘是以憲官不能穿鑿於私智而易師各自爲說不勝紛紛也故學易者不可以不知天

觀此元包理其故總緣不知爲王制也

易教下

易之象也詩之興也變化而不可方物矣禮之官也春秋之例也謹嚴而不可假借矣夫子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君子之於六藝一以貫之斯可矣物相雜而爲之文事得比而有其類知事物名義之雜出而比處也非文不足以達之非類不足以通之六藝之文可以一言盡也夫象數興歟例歟官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其辭可謂文矣其理則不過曰通於類也故學者之要貴乎知類

象之所包廣矣非徒易而已六藝莫不兼之蓋道體之將形而未顯者也雖鳩之於好速膠木之於貞淑甚而熊蛇之於男女象之通於詩也五行之徵五事箕畢之驗兩風甚而傳巖之入夢賁象之

通於書也古官之紀雲鳥周官之法天地四時以至龍翟章衣熊虎志射象之通於禮也歌協陰陽舞分文武以至磬念封疆鼓思將帥象之通於樂也筆削不廢災異左氏遂廣妖祥象之通於春秋也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萬事萬物當其自靜而動形迹未彰而象見矣故道不可見人求道而恍若有見者皆其象也

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營構之象天地自然之象說卦爲天爲圓諸條約略足以盡之人心營構之象睽車之載鬼翰音之登天意之所至無不可也然而心虛用靈人累於天地之間不能不受陰陽之消息心之營構則情之變易爲之也情之變易感於人世之接構而乘於陰陽倚爲之也是則人心營構之象亦出天地自然之象也

易象雖包六藝與詩之比興尤爲表裏夫詩之流別盛於戰國人文所謂長於諷喻不學詩則無以言也然戰國之文深於比興即其深於取象者也莊列之寓言也則觸蠻可以立國蕉鹿可以聽訟離騷之抒憤也則帝閼可上九天鬼情可察九地他若縱橫馳說之士飛箝捭闔之流徙蛇引虎之營謀桃梗土偶之問答愈出愈奇不可思議然而指迷從道固有其功飾奸售欺亦受其毒故人心營構之象有吉有凶宜察天地自然之象而衷之以理此易教之所以範天下也諸子百家不衷大道其所以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則以本原所出皆不外於周官之典守其支

離而不合道者師失官守末流之學各以私意恣其說爾非於先王之道全無所得而自樹一家之學也至於佛氏之學來自西域毋論彼非世官典守之遺且亦生於中國言語不通沒於中國文字未達也然其所言與其文字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殆較諸子百家爲尤盛反覆審之而知其本原出於易教也蓋其所謂心性理道名目有殊推其義指初不異於聖人之言其異於聖人者惟舍事物而別見有所謂道爾至於丈六金身莊嚴色相以至天堂清明地獄陰慘天女散花夜叉披髮種種詭幻非人所見儒者斥之爲妄不知彼以象教不啻易之龍血元黃張弧載鬼是以閭摩變相皆卽人心營構之象而言非彼造作誣誣以惑世也至於末流失傳鑿而實之夫婦之愚偶見形於形憑於聲者而附會出之遂謂光天之下別有境焉儒者又不察其本末攘臂以爭憤若不共戴天而不知非其實也令彼所學與夫文字之所指擬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卽聖人之道也以象爲教非無本也

易象通於詩之比興易辭通於春秋之例嚴天澤之分則二多譽四多懼焉謹治亂之際則陽君子陰小人也杜微漸之端妬一陰而已惕大壯臨二陽而卽慮八月焉慎名器之假五戒陰柔三多危惕焉至於四德尊元而無異稱亨有小亨利貞有小利貞貞有貞吉貞凶吉有元吉悔有悔亡咎有無咎一字出入謹嚴甚於春秋蓋聖人於天人之

際以謂甚可畏也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協天道其義例之見於文辭聖人有戒心焉

書教上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今存虞夏商周之策而已五帝僅有二而三皇無聞焉左氏所謂三墳五典今不可知未知卽是其書否也以三王之誓誥貢範諸篇推測三皇諸帝之義例則上古簡牘結繩未遠文字肇興書取足以達微隱通形名而已矣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於一定之名義者也夫子敘而述之取其疏通知遠足以垂教矣世儒不達以謂史家之初祖實在尙書因取後代一成之史法紛紛擬書者皆妄也

三代以上之爲史與三代以下之爲史其同異之故可知也三代以上記注有成法而撰述無定名三代以下撰述有定名而記注無成法夫記注無成法則取材也難撰述有定名則成書也易成書易則文勝質矣取材難則僞亂真矣僞亂真而文勝質史學不亡而亡矣良史之才聞世一出補偏救弊億且不支非後人學識不如前人周官之法亡而尙書之教絕其勢不得不然也

周官三百六十具天下之纖析矣然法具於官而官守其書觀於六卿聯事之義而知古人之於典籍不憚繁複周悉以爲記注之備也卽如六典之文繁委如是大宰掌之小宰副之司會司書太史又爲各掌其貳則六典之文蓋五倍其副貳而存

之於掌故焉其他篇籍亦當稱是是則一官失其守一典出於水火之不虞他司皆得藉徵於副策斯非記注之成法詳於後世歟漢至元成之閒典籍可謂備矣然劉氏七略雖溯六典之流別亦已不能具其官而律令藏於法曹章程存於故府朝儀守於太常者不聞石渠天祿別儲副貳以備校司之討論可謂無成法矣漢治最爲近古而荒略如此又何怪乎後世之文章典故雜亂而無序也哉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不知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則言王章之立也可識春秋之體也何謂周官之法廢而書亡哉蓋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以謂纖悉委備有司具有成書而吾特舉其重且大者筆而著之以示帝王經世之大略而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爲一定之例焉斯尙書之所以經世也至官禮廢而注記不足備其全春秋比事以屬辭而左氏不能不取百司之掌故與夫百國之寶書以備其事之始末其勢有然也馬班以下演左氏而益暢其支焉所謂記注無成法而撰述不能不有定名也故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見春秋之用周官法廢而書亡見春秋之體也

記曰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其職不見於周官其書不傳於後世殆禮家之衍文歟後儒不察而以尙

書分屬記言春秋分屬記事則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傳而空存其事目則左氏所記之言不啻千萬矣尙書典謨之篇記事而言亦具焉訓誥之篇記言而事亦見焉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爲事未嘗分事言爲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範諸篇之錯出轉譏尙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記曰疏通知遠書教也豈曰記言之謂哉

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而宰孔之命齊侯王子虎之命晉侯皆訓誥之文也而左氏附傳以翼經夫子不與文侯之命同著於篇則書入春秋之明證也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爲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尙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

書教中

書無定體故易失其傳亦惟書無定體故託之者衆周末文勝官禮失其職守而百家之學多爭託於三皇五帝之書矣藝植託於神農兵法醫經託於黃帝好事之徒傳爲三墳之逸書而五典之別傳矣不知書固出於依託旨亦不盡無所師承官禮政舉而人存世氏師傳之掌故耳惟三五之留遺多存於周官之職守則外史所掌之書必其籍之別具亦如六典各存其副之制也左氏之所謂

三墳五典或其槩而名之或又別爲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爲三皇之墳如何爲五帝之典則鑿矣

逸周書七十一篇多官禮之別記與春秋之外篇殆治尙書者雜取以備經書之旁證耳劉班以謂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則似逸篇初與典謨訓誥同爲一書而孔子爲之刪彼存此耳毋論其書文氣不類醇駁互見卽如職方時訓諸解明用經記之文太子晉解明取春秋時事其爲外篇別記不待繁言而決矣而其中實有典言寶訓識爲先王誓誥之遺者亦未必非百篇之逸旨而不可遽爲刪略之餘也夫子曰信而好古先王典誥衰周猶有存者而夫子刪之豈得爲好古哉惟書無定體故春秋官禮之別記外篇皆得從而增合之亦可明書教之流別矣

書無定體故附之者雜後人妄擬書以定體故守之也拘古人無空言安有記言之專書哉漢儒悞信玉藻記文而以尙書爲記言之專書焉於是後人削趾以適履轉取事文之合者削其事而輯錄其文以爲尙書之續焉若孔氏漢魏尙書王氏續書之類皆是也無其實而但貌古人之形似譬如畫餅餌之不可以充飢况尙書本不止於記言則孔衍王通之所擬併古人之形似而不得矣劉知幾嘗患史策記事之中忽閒長篇文筆欲取君上詔誥臣工奏章別爲一類編次紀傳史中略如書志之各爲篇目是劉亦知尙書折而入春秋矣然

事言必分爲二則有事言相貫質與文宣之際如別自爲篇則不便省覽如仍然合載則爲例不純是以劉氏雖有是說後人訖莫之行也至如論事章疏本同口奏辨難書牘不異面論次於紀傳之中事言無所分折後史恪遵成法可也乃若揚馬之辭賦原非政言嚴徐之上書亦同獻頌鄒陽枚乘之縱橫杜欽谷永之增會本無關於典要馬班取表國華削之則文采滅如存之則紀傳猥濫斯亦無怪劉君之欲議更張也

杜氏通典爲卷二百而禮典乃入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制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爲採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復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

濫觴流爲江河事始簡而終鉅也東京以還文勝篇富史臣不能槩見於紀傳則彙次爲文苑之篇文人行業無多但著官階貫系略如文選人名之注試勝履歷之書本爲麗藻篇各轉覺風華消索則知一代文章之盛史文不可得而盡也蕭統文選以還爲之者衆今之尤表表者姚氏之唐文粹呂氏之宋文鑒蘇氏之元文類並欲包括全代與

史相輔此則轉有似乎言事分書其實諸選乃是
春華正史其秋實爾可分與文選各有言與事故僅
四部既分集林大暢文人當詰則內制外制之集
自爲編矣宰相論思言官白簡卿曹各言職事聞
外料敵善謀陸贄奏議之篇蘇軾進呈之策又各
著於集矣萃合則有名臣經濟策府議林連編累
牘可勝數乎大抵前人著錄不外別集總集二條
蓋以一人文字觀也其實應錄史部追源當系尚
書但訓誥乃尚書之一端不得如漢人之直以記
言之史目尚書耳

名臣章奏隸於尚書以擬訓誥人所易知撰輯章
奏之臣宜知訓誥之記言必敘其事以備所言之
本末故尚書無一空言有言必措諸事也後之輯
章奏者但取議論曉暢情辭慨切以爲章奏之佳
也不備其事之始末雖有佳章將何所用文人尚
華之習見不可語於經史也班氏董賈二傳則以
春秋之學爲尚書也春秋之書折入其敘賈董生平
行事無意求詳前後寂寥數言不過爲政事諸疏
天人三策備始末爾賈董未必無事可敘班氏重
其言前後略綴數語備本末耳不切但錄
似後人作傳必盡生平斤斤求備噫觀史裁者必
知此意而始可與言尚書春秋之學各有其至當
不似後世類鈔徵事但知方圓求備而已也

書教下

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閒嘗竊取其
義以槩古今之載籍撰述欲其圓而神記注欲其
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來記注欲往事之

不忘撰述欲來者之興起故記注藏往似智而撰
述知來擬神也藏往欲其賅備無遺故體有一定
而其德爲方知來欲其決擇去取故例不拘常而
其德爲圓周官三百六十天人官曲之故可謂無
不備矣然諸史皆掌記注而未嘗有撰述之官史視
諭旨未嘗非撰述然無撰述之人如尚書舊則傳
世行遠之業不可拘於職司必待其人而後行非
聖哲神明深知二帝三王精微之極致不足以與
此此尚書之所以無定法也

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
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有成例
者易循而無定法者難繼此人之所知也然圓神
方智自有載籍以還二者不偏廢也不能究六藝
之深耳未有不得其遺意者也史氏繼春秋而有
作莫如馬班馬則近於圓而神班則近於方以智
也

尚書一變而爲左氏之春秋尚書無成法而左氏
有定例以經緯也左氏一變而爲史遷之紀傳左
氏依年月而遷書分類例以搜逸也遷書一變而
爲班氏之斷代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以示
包括也就形貌而言遷書遠異左氏而班史近同
遷書蓋左氏體直自爲編年之祖而馬班曲備皆
爲紀傳之祖也推精微而言則遷書之去左氏也
近而班氏之去遷書也遠蓋遷書體圓用神多得
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也
遷書紀表書傳本左氏而略示區分不甚拘拘於

題目也伯夷列傳乃七十篇之序例非專爲伯夷傳也屈賈列傳所以惡絳灌之讒其敘屈之文非爲屈氏表忠乃弔賈之賦也倉公錄其醫案貨殖兼書物產龜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命篇之意初不沾沾爲一人具始末也張耳陳餘因此可以見彼耳孟子荀卿總括遊士著書耳各姓標題往往不拘義例僅取名篇譬如關雎鹿鳴所指乃在嘉賓淑女而或且譏其位置不倫如孟子與或又摘其重複失檢傳如子貢已在前子見於賈疏不知古人著書之旨而轉以後世拘守之成法反譬古人之變通亦知遷書體圓而用神猶有尙書之遺者乎遷史不可爲定法固書因遷之體而爲一成之義例遂爲後世不祧之宗焉三代以下史才不世出而謹守繩墨待其人而後行勢之不得不然也然而固書本撰述而非記注則於近方近智之中仍有圓且神者以爲之裁制是以能成家而可以傳世行遠也後史失班史之意而以紀表志傳同於科舉之程式官府之簿書則於記注撰述兩無所似而古人著書之宗旨不可復言矣史不成家而事文皆晦而猶拘守成法以謂其書固祖馬而宗班也而史學之失傳也久矣

夏葛冬裘渴飲飢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簿書繁不可刪以云方智則冗複疏舛難爲典據以云圓神則蕪濫浩瀚不可誦識蓋族史但知求全於紀表志傳之成規而書爲體例所拘但欲方圓求備不知紀傳原本春秋春秋原合尙書之初意也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爲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爲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

左氏編年不能曲分類例史漢紀表傳志所以濟類例之窮也族史轉爲類例所拘以致書繁而事晦亦猶訓詁注疏所以釋經俗師反溺訓詁注疏而晦經旨也夫經爲解晦當求無解之初史爲例拘當求無例之始例自春秋左氏始也盍求尙書未入春秋之初意歟

神奇化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解莊書者以謂天地自有變化人則從而奇腐云耳事屢變而復初文飾窮而反質天下自然之理也尙書圓而神其於史也可謂天之至矣非其人不行故折入左氏而又合流於馬班蓋自劉知幾以還莫不以謂書教中絕史官不得衍其緒矣又自隋經籍志著錄以紀傳爲正史編年爲古史歷代依之遂分正附莫不甲紀傳而乙編年則馬班之史以支子而嗣春秋荀悅袁宏且以左氏大宗而降爲旁庶矣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袁樞紀事本

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按本末之爲體也。因事命篇不爲常格非深知古今大體天下經綸不能網羅隱括無遺無濫文省於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尙書之遺也在袁氏初無其意且其學亦未足與此書亦不盡合於所稱故歷代著錄諸家次其書於雜史自屬纂錄之家便觀覽耳但卽其成法沈思冥索加以神明變化則古史之原隱然可見書有作者甚淺而觀者甚深此類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復化爲神奇本一理也

夫史爲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爲常例所拘而後能起訖自如無一言之或遺而或溢也此尙書之所以神明變化不可方物降而左氏之傳已不免於以文徇例理勢不得不然也以上古神聖之制作而責於晚近之史官豈不懸絕歟不知經不可學而能意固可師而倣也且尙書固有不可盡學者也卽紀事本末不過纂錄小書亦不盡取以爲史法而特以義有所近不得以辭害意也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尙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爲更張也

紀傳雖創於史遷然亦有所受也觀於太古年紀夏殷春秋竹書紀年則本紀編年之例自文字以來卽有之矣尙書爲史文之別具如用左氏之例而合於編年卽傳也以尙書之義爲春秋之傳則

左氏不致以文徇例而浮文之刊落者多矣以尙書之義爲遷史之傳則八書三十世家不必分類皆可倣左氏而統名曰傳或考典章制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本傳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訓誥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則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後先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別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至於人名事類合於本末之中難於稽檢則別編爲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爲圖以表明之蓋通尙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至於創立新裁疏別條目較古今之述作定一書之規模別具圓通之篇此不具言

邵氏晉涵云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尙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所推於六藝爲支子於史學爲大宗於前史爲中流砥柱於後學爲蠶叢開山

詩教上

周衰文弊六藝道息而諸子爭鳴蓋至戰國而文章之變盡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至戰國而後世之文體備故論文於戰國而升降盛衰之故可知也戰國之文奇袤錯出而裂於道人知之其源皆出於六藝人不知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人不知其源多出於詩教人愈不知也知文體備

於戰國而始可與論後世之文知諸家本於六藝而後可與論戰國之文知戰國多出於詩教而後可與論六藝之文可與論六藝之文而後可與離文而見道可與離文而見道而後可與奉道而折諸家之文也

戰國之文其源皆出於六藝何謂也曰道體無所不該六藝足以盡之諸子之爲書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後乃能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也所謂一端者無非六藝之所該故推之而皆得其所本非謂諸子果能服六藝之教而出辭必衷於是也老子說本陰陽莊列寓言假象易教也鄒衍侈言天地關尹推行五行書教也管商法制義存政典禮教也申韓刑名旨歸賞罰春秋教也其他楊墨尹文之言蘇張孫吳之術辨其源委挹其旨趣九流之所分部七錄之所敘論皆於物曲人官得其一致而不自知爲六典之遺也

戰國之文既源於六藝又謂多出於詩教何謂也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縱橫之學本於古者行人之官觀春秋之辭命列國大夫聘問諸侯出使專對蓋欲文其言以達旨而已至戰國而抵掌揣摩騰說以取富貴其辭敷張而揚厲變其本而加恢奇焉不可謂非行人辭命之極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奚爲是則比興之旨諷諭之義固行人之所肄也縱橫者流推而衍之是以能委折而入情微婉而善諷

也九流之學承官曲於六典雖或原於書易春秋其質多本於禮教爲其體之有所該也及其出而用世必兼縱橫所以文其質也古之文質合於一至戰國而各具之質當其用也必兼縱橫之辭以文之周衰文弊之效也故曰戰國者縱橫之世也後世之文其體皆備於戰國何謂也曰子史衰而文集之體盛著作衰而辭章之學興文集者辭章不專家而萃聚文墨以爲蛇龍之菹也詳見文後賢承而不廢者江河導而其勢不容復遏也經學不專家而文集有經義史學不專家而文集有傳記立言不專家即諸子而文集有論辨後世之文集舍經義與傳記論辨之三體其餘莫非辭章之屬也而辭章實備於戰國承其流而代變其體製焉學者不知而溯摯虞所哀之流別摯虞有文甚且以蕭梁文選舉爲辭章之祖也其亦不知古今流別之義矣

今卽文選諸體以徵戰國之賅備文苑今俱不傳故建京都諸賦蘇張縱橫六國侈陳形勢之遺也上林羽獵安陵之從田龍陽之同釣也客難解嘲屈原之漁父卜居莊周之惠施問難也韓非儲說比事徵偶連珠之所肇也言及之者或以爲始於傳毅之徒傳元非其質矣孟子問齊王之大欲歷舉輕煖肥甘聲音采色七林之所啓也而或以爲創之枚乘忘其祖矣鄒陽辨謗於梁王江淹陳辭於建平蘇秦之自解忠信而獲罪也過秦王命六代辨亡諸論抑揚往復詩人諷諭之旨孟荀所